

沙棘帖

◎ 周华诚

喝一口沙棘汁,喉间巨大的酸涩,令人感受到戈壁上的风、阿勒泰的雪,还有大西北的烈日以及跟星星一样多的牛羊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。

在阿勒泰。从白哈巴村开车去布尔津,快到五彩滩的路上,发现公路两旁有很多沙棘树。

本来并不知那就是沙棘树,只是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鲜艳的红色。那是宝石一样的红,是无数细碎的玛瑙红,是黄昏里一行行一簇簇的,小小的燃烧的,红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——公路边的沙棘树的叶子,已经变成焦枯的灰绿色。深秋的风卷起众多树叶,纷纷扬扬,四处飘飞。我想,大概用不了多久,那些沙棘的树叶就会落光。

布尔津,这座秋风中萧瑟的童话边城,有着意想不到的繁华。

在阿禾公路开通之前,从阿勒泰到喀纳斯、禾木和白哈巴,都要在布尔津停留。布尔津的冷水鱼很好吃,额尔齐斯河向北流入北冰洋,布尔津的餐饮店里的冷水鱼,据说大部分来自这条冰冷的河流。

从布尔津去阿勒泰机场,开车大约一个半小时。一路上也见到连绵不断的沙棘树。沙棘只种了一行,后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桦林,再后面是沙枣林,再后面是沙漠。这些植物站立在沙漠的前沿,整体构成防护林,阻挡风沙。沙子会排着队过马路,像缩小了几万倍的羊群。

沙棘树处在与流沙角力的前线,主要

起到防沙的作用。但它的特长也很明显,作为景观也很不赖。

一簇簇、一枝枝的红,在深秋的枝头燃烧。也正是这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凋敝的时刻,沙棘的生命力,得到最极致的彰显。叶片落尽,反而让那密密匝匝、紧抱成团的浆果的红色,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。强烈的红色,猝不及防,撞入眼帘,那不是层林尽染的斑斓,而是苍茫的天地间的倔强。停了车,去看沙棘的果实。那是怎么样的颜色,如果只说是红,那太单调了。它是许多种颜色的集合:鲜艳的黄色,热烈的橘红,深沉的殷红。枝头的沙棘果,像无数粒被精心打磨的珠玉。

何况这果实还能吃。

这名叫沙棘的野果,并不珍贵。在北方干旱地区的盐碱地、砂质土壤、荒漠和野地里,沙棘广泛分布,生命力极强。它有很多别的名,醋柳、酸刺、黑刺、吉汉、达普等,属胡颓子科沙棘属植物。

资料上说,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,被称为植物中的“生命之王”。

对于我来说,我与沙棘最近的一次接触,来自在阿勒泰某个小店购买的一瓶沙棘原浆。

店主在递给我时不忘提醒:“这果汁非常非常酸。要是吃不消,可以兑水,或者再兑上蜂蜜一起喝。”

我尝了一口,太酸了!

那股尖锐而澎湃的酸意席卷口腔,味蕾为之震颤。



片刻之后,才有一丝极细微的回甘悄然浮现。

我在荒野里见到沙棘时,瞬间明白,沙棘汁绝非一种温和的、讨好的味道,它带着荒野的热烈和本真,以及不加修饰的脾性。但是据说,这来自荒野的浆果,比熊猫还珍贵。

沙棘的果实在秋风之中,依然坚守在枯寂的枝头,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采收它们。即使是采收,价格也很便宜。连果带枝一起剪下,送到收购站,每斤价格是六毛钱。如果秋天不采收,到了冬季结冰后,沙棘会被冰雪冻住。农民在树下铺一层塑料布,用木棒敲打树枝,果实会和树叶一起落下,树叶的杂质很容易清除。

沙棘现在是新疆的优质农产品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、新疆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《品牌强国工程》中,“新疆沙棘”也被拍成了公益广告片,上了央视。这来自荒野的浆果,也将是富民之果。

喝一口沙棘汁,喉间巨大的酸涩,令人感受到戈壁上的风、阿勒泰的雪,还有大西北的烈日以及跟星星一样多的牛羊。

[诗歌长廊]

乙巳元旦有感

◎ 徐唐贵

节届开新序,期来万里春。
梅舒含瑞气,松翠沐芳辰。
四海同华韵,五洲竞彩缤。
心随金马跃,壮志踏风尘。

七律·守岁

◎ 李自强

岁启新元淑气融,星河摇落彻明空。
门盈笑语辞残腊,巷绕笙歌趁古风。
雪破梅腮初绽玉,寒侵松叶更葱茏。
围炉守岁欢声里,共待春雷振海东。

修锅记

◎ 林志贞

炒菜的锅坏了。也不算很严重,就是锅柄脱落了。

刚开始时,松动尚不明显,洗锅的时候想着要固定,后面偏又忘了。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没有螺丝刀,搬家之后确实还没有买过这些工具;另一个原因则是炒菜比较难得,平时三餐我基本就在电饭锅里蒸煮解决,炒锅的使用概率实在不高,而且凭借经验,我判断它应该不会很快完全分离,将就几次,拖到哪天把螺丝刀买来就行。结果,它们就这么出人意料、急不可待地分道扬镳了。此刻的水池里,锅是锅,柄是柄。哦,还有两颗联结它们的螺丝。真是措手不及呀!

周六休息,上午,我带着这只锅出门了。因为下午女儿从学校回来,晚上我们会需要这只锅来炒菜。我要让师傅给它们固定得牢牢的,最起码让它们这“一锅世”不再分离。

修锅的三角铺面就在十字街口,几十年的老店了,貌似位置都没挪过。很久很

久以前,和妈妈还在租房子时,我也去那修过锅,那次是给一只钢精锅换底。妈妈常年累月在煤炉上用钢精锅烧水煮粥,以至锅底烧漏了一个针眼小洞。盛水的钢精锅放在煤炉上,隔一会儿就听到“噗”的一声,那是锅底聚集的水珠经炉火炙烤后升华的声音。在这里滴水没有穿石,但它降低煤球燃烧的效率。

修锅的老师傅戴着老花镜,切割、对比,之后又一阵当当当当的敲打固定,那么繁复浩大的换底工程,老师傅完成得驾轻就熟。换底后的钢精锅,下半截和上半截泾渭分明,但严丝合缝,无丁点渗漏。后来几度搬家,那只钢精锅的不见踪影到底是发生在哪次搬家之后,不得而知,不过基本也算得上是寿终正寝。相比之前的切锅换底,此次的锅柄固定,在修锅的老师傅那大概就属雕虫小技了。所以,我带着分离的锅和柄直奔老师傅而去。铺面依旧,人面依旧。

原本以为三两下就能完工的,结果因

为出厂原配的螺丝太短(这也难怪之前我会判断失误),老师傅用螺丝刀固定了几次,正面不行又将锅扣过来,试着背面,竟然都没成功,我甚至隐隐感觉到老头都有点急了。无米之炊也是会影响厨艺的。正研究着,又有一女子提着一电热水壶进得门来。老头遂放下手中的锅去接壶,瞧一眼,道:铜丝烧坏了。那女人点头如啄食之鸡。老头一面拆卸水壶铜管一面朝我道:“稍等下,我找找看长点的螺丝。”这波属实是先易后难了。不得不说老师傅的活计属实快而麻利,才看完一篇热搜,老师傅已拎壶接水试验了。自然没问题。女人携壶满意而去。

斗志重起的老师傅在门边的工具箱里拨拉了一番,终于找出一只比原配稍长些的螺丝,然后对齐、固定,漂亮完工。正巧门外有隔壁衣服店的姑娘探头询问:“还没吃饭呐?”老师傅洪声一亮:“没呢,活才好。”那声音里听着貌似还有丝丝大功告成的释然。

灯

◎ 拾遗

一个人害怕吧!”直到有一天奶奶关了那盏灯后,就再也没掉过眼泪。日子一天天过,奶奶帮助父母带大了我和弟弟。

奶奶查出癌症晚期的时候,正值我高考冲刺期,彼时的我被课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,常常在晚自习后,捏着做不出的试题痛哭。尽管每次去看奶奶的时候,我装得一脸轻松,可是她总能触摸到我的不开心,然后像小时候给我抓痒一样,精准得抚平细微处的褶皱。一模考试前,是奶奶的第一次手术,进手术室前奶奶拉着哭红了鼻子的我笑着说:“丫头不怕,里面有灯,亮着呢!”那个夏天,我和奶奶两人都化身成了圣斗士,她和病魔战斗,我和难

题战斗。手术室的灯亮着,自习路上的灯也亮着,它们都像一束光坚定地照着未知的方向。

奶奶去世已经十年,这十年没人再摩挲着我的手告诉我不要怕,也没人和我守在窗台边等华灯初上,而我自己也学会了逆风时的从容、苦境处的淡然。偶尔还会想起奶奶房间里彻夜不息的灯,想她悻悻地接纳现实、默默地为自己打气。

我不再是那个骑车的少女,也不会再为解不出题痛哭流泪。我依然喜欢看灯,看万家灯火处的希望,品烟火人生里的温情,祈愿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盏灯。

新年辞

◎ 汪东福

新年第一天
我爬上铁佛寺
半山腰里,钟声打坐

这样的钟声
我听过许多次
每听一次,心里就会
增添一些感慨
父亲的背影渐渐走远
母亲的皱纹又深了几圈
而我,脚步已经蹒跚

我祈祷新年的每一天
没有长夜
幸福和阳光一样明媚
亲情,始终在时间里流淌
如寺庙的钟声,绵延不绝
如同山谷,高高低低
错落有致